

玫瑰岛屿 ROSE ISLAND

盛开
Bloom
方达 主编

新概念11年·纪念文集作文范本A卷

- (1998-2009) 新概念作文大赛11年一、二等奖获得者作文范本最新呈现
- 第一届 韩寒
 - 第二届 任晓雯
 - 第三届 甘世佳
 - 第四、五届 刘卫东
 - 第六届 刘潇
 - 第七届 雪刘
 - 第八届 吴炳见
 - 第九届 钟濛
 - 第十届 林培源
 - 第十一届 薛超伟



新概念11年·纪念文集作文范本 A卷

玫瑰岛屿

方达 主编



新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盛开·新概念 11 年纪念文集·作文范本. A 卷 / 方达主
编. —天津:新蕾出版社,2009.6
ISBN 978-7-5307-4459-8

I. 盛… II. 方…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5089 号

盛开·新概念 11 年纪念文集·作文范本. A 卷

主 编: 方 达 责任编辑: 陈晓梅
特约监制: 李耀辉 杨雅茹 特约编辑: 程园园
封 面 图: 猫殿下 封面设计: 熊琼工作室
出版发行: 新蕾出版社
E-mail: newbuds@public.tpt.tj.cn
http://www.newbuds.cn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300051)
出 版 人: 纪秀荣
电 话: 总编办(022)23332422
 发行部(022)23332676 23332677
传 真: (022)2333242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40 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印刷厂负责调换)

捕风少年：没有结局的牧安生

- | | | |
|------|----------|-----|
| ■ 2 | 纪念麦黄 | 李晔 |
| ■ 9 | 没有结局的牧安生 | 陈元军 |
| ■ 31 | 流浪的风 | 董文颖 |
| ■ 42 | 无题 | 郑汶菲 |
| ■ 55 | 风声水起 | 水格 |

青春倒影：在深夏

- | | | |
|-------|------|-----|
| ■ 68 | 在深夏 | 张雨涵 |
| ■ 86 | 红 | 钟濛 |
| ■ 98 | 春倒 | 顾诺 |
| ■ 108 | 毛羽之远 | 郑漫岗 |
| ■ 124 | 蓝白相间 | 薛超伟 |

玫瑰岛屿：今夕何夕

- | | | |
|-------|-------------|-----|
| ■ 140 | 悲酥清风 | 甘世佳 |
| ■ 154 | 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 刘雪 |
| ■ 163 | 爱情，你我的徒有虚名 | 林小琳 |
| ■ 175 | 关于 | 任晓雯 |
| ■ 188 | 街角照相馆 | 江易菲 |
| ■ 195 | 今夕何夕 | 江易菲 |

目

录



自由小说:逝水

- | | |
|----------------|-----|
| ■ 204 月未央 | 刘文 |
| ■ 212 晨事了 | 吴炳见 |
| ■ 219 多来米的魔法修行 | 刘欢 |
| ■ 225 无邪 | 王晓虹 |
| ■ 234 逝水 | 张佳玮 |

细节笔记:遥远的征象

- | | |
|-----------------|-----|
| ■ 244 韩寒说 | 韩寒 |
| ■ 247 旅行笔记 | 刘潇 |
| ■ 255 巷 | 李知行 |
| ■ 258 一个县令的日常生活 | 刘卫东 |
| ■ 264 我的石头祖父 | 林培源 |

目 录





捕风少年：没有结局的牧安生

纪念麦黄 李晔
没有结局的牧安生 陈元军
流浪的风 董文颖
无题 郑汶菲
风声水起 水格

他应该有侠客的风度,潇洒地从高处缓缓降落。

纪念麦黄

文/李晃



麦黄在一个夏日黄昏告诉我,他学会轻功了。这个消息让我大为吃惊,因为距他找到那本《少林绝技大全》才一个月的时间。在少林所有绝技当中,麦黄对轻功情有独钟。我们曾在镇上的旧书店收集练功秘籍,结果还真被我们找到了。《少林绝技大全》被埋在众多废旧报刊中,满是灰尘。当我和麦黄瞪大眼珠,把脸涨得通红时,都不敢相信自己找到了传说中的少林秘籍。

麦黄和我是邻居,我们住在一个单位的家属院里,平时除了看电视外,我们最大的爱好就是模仿电视里的侠客。通常是吃完晚饭的时候,天还没暗,黄昏正在酝酿之中,我们在院子里迅速摆开架势。当然这要视电视台的情况而定,如果当时正在播《射

雕英雄传》，那我们就会在院子里单打独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仇敌和外号，如果是播《三国演义》，我们就会自动分成三组人马，然后在院子里嚷嚷，“xx匹夫，快快下楼送死”或者“汝等小儿，还不下马就擒”之类的话。

大人们有时会在一旁添油加醋、借机嘲讽，于是我们打得更欢了，棍子不长眼，常有流血事件发生，一旦发生此类事件不管大人们再火上浇油，我们也会点到为止。

在麦黄宣布他学会轻功后，院子里大大小小的孩子都嚷着要他表演，一个叫小庭的男孩指着单元楼说，你能飞上去吗？

麦黄摇摇头说，我还没有学到这一步，以我现在的功力，学会飞檐走壁还要好几年呢。

小庭显然不满，嘟囔道，那你会什么？

麦黄哼了一声，跟我走，我表演给你们看。

麦黄把我们带到了小树林里，小树林在家属院的后面，靠山，那里有一片树林，一条小溪。是我们最爱去的地方，在小溪上游筑水坝，乐此而不疲。

麦黄迅速爬上一道围堰，那里曾经是一个采石场，被废弃后就成了大家的乐园，大一点的孩子偷偷摸摸地围坐一团砸金花，小一点的就蹲在地上看我们练习攀爬。很多年后，我才知道这也算一项运动，而且还是极限运动。看着现在的运动员全副武装的样子，我还觉得好笑，心想，这有什么呀，想想小时候，徒手爬峭壁，噌噌噌就上去了，一点不含糊。

麦黄选的一处围堰在一块菜地上，高达三米，平时我们跳崖一般会选择一米左右的高度，对于三米这样的屋脊，我们是望而却步的。

我站在菜地边缘喊道，麦黄，你行不行？别逞能啊！

对于我的劝告，麦黄很是不满，他不屑地告诉我，这有什么？过几天我跳那个。麦黄指着对面高达十米的山崖说。

我们都“哇”的一声，表示对麦黄的崇敬，虽然这种崇敬带着深深的疑惑，但我们仍然为麦黄的豪言壮语而倾倒，要知道能说出这样的话也是不容易的。

麦黄乘胜追击发表了一通练功心得，回顾了上个月闭门练功的种种艰难，并且展望了飞檐走壁的未来。

早有人等得不耐烦了，他们吵吵嚷嚷，意思只有一个，麦黄，别再说了，赶紧跳吧！

麦黄对我们的急躁十分不满，但又没有办法，只好提前请我们注意，表演马上开

始了。菜地里顿时一片安静，我们都瞪大了眼珠，一眨不眨地仰望着。黄昏的太阳在麦黄身后发散出回光返照般的光芒，我们的眼睛都要流泪了，麦黄还在围堰上运气。

不知谁喊了一声，麦黄，你到底好了没有啊！

麦黄咚的一声已经从围堰上跳了下来，在麦黄纵身一跃的时刻，我看见他的双脚在衰老的阳光中微微颤抖。他的身子蜷缩着倒在地上，随即以一个轻松的姿势蹦了起来，脸上还沾着黑色的泥土，他面带笑容，问，怎么样？

观众们没有来得及反应，纷纷冷落了这句话。一些说，你老不跳，害得我没看清楚。另一些说，你怎么跳到地上去了，像从上面摔下来的。

看得出麦黄对我们的反应没有丝毫心理准备，他原以为我们会像欢迎英雄一样欢迎他，可从现场的气氛来看，他显然被冷落了，大家都觉得意犹未尽或者无聊透顶。

大家都抱怨着走掉了，小树林里只剩我和麦黄。我看着自己的伙伴耷拉着脑袋，漫不经心地踢着脚边的石头，一副壮志未酬的样子。

我不安地问，麦黄，你是怎么做到的？

麦黄说，做到什么？

我说，轻功啊，那么高跳下来都没事，换了我肯定脚都断了。

麦黄的眼睛闪了一下，腼腆的表情涌上了还沾有泥土的脸庞，他露出了一个天机不可泄露的笑容，说，等我全部学会了以后，就把那本秘籍送给你。

在我们走进院子里时，麦黄的母亲正站在二楼的过道上呼喊麦黄的名字，她特有的外乡口音随着夜幕缓缓降临，麦黄，你死哪儿去了，快回来洗澡。

麦黄悄悄对我说，今天的事可别告诉我妈啊。

我心照不宣地点点头，和他上了楼。

麦黄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在单位上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这都归结于工作的危险，也是水电职工无法摆脱的宿命。麦黄大我两岁，已经上五年级了，除了成绩不理想外，基本没有什么事让他母亲操心。

一个星期以来，院子里三年级以下的孩子都缠着麦黄要求他再表演一次轻功，麦黄欣然允诺。于是在一个星期天的早晨，麦黄的母亲出门买菜后，我们悄悄溜了出来。

麦黄的身后跟着七八个慕名而来的小孩，他们显然错过了那天的表演，所以脸上无一例外地挂着兴奋高亢的表情。

小树林里的雾气还没有散尽,但鸟儿的啁啾已经覆盖了溪水流淌的声音。我们走进湿软的林地里,拖拖拉拉,如同一支临时招募的乌合之众。

麦黄再一次站在了那道斑驳的围堰上,几天没来,墙体上已经被粉笔画满了裸女的形体,让我们疑惑不已。

麦黄是从围堰后爬上去的,他照例运了运气,在大喊一声准备从上往下跳时,我们的目光才暂时从女人身上移到了他的身上。清晨的麦黄像一只硕大的青蛙从高处扑下,我们都没有来得及看他是如何着地的,就听见一声惨叫。

麦黄崴了脚,他坐在地上抱怨道,该死的画,让我分心了。

至今我仍不明白站在围堰上的麦黄是如何看见那些令人面红耳赤的图画的,我只知道麦黄对着那堵水泥墙看了半天,随后才在我的搀扶下,一瘸一拐朝家走去。

这次摔伤事件后,麦黄母亲对他的看管变得严厉起来,那本《少林绝技大全》被混在一堆废旧报刊中卖给了收废品的,这也是为什么在数年后,我会在一家书店发现了它。

等麦黄好了伤疤忘了痛之后,我们又来到了小树林里,那道围堰上的女画已经不翼而飞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则极其下流的寻偶启事。至今我依然记得启事上的文字片段,那个不知名的写手以文字与文字的组合,让我们心惊肉跳,回想起来,这是我第一次被文字震撼。

93 二

麦黄的母亲黄娟是单位上有口皆碑的女人,老麦死去已经五六年了也没见她改嫁。按照黄娟自己的说法是,我改嫁?我当然想改嫁啦,可麦黄的死鬼老爹不同意啊,他夜夜钻进我的梦里,百般折腾,要么低声下气讨好,要么威逼利诱,闹得我没了这个心思。

对于这种说法,一些喜欢嚼舌根的女人不以为然,她们私下说,哼,不改嫁那是为了钱,什么梦里梦外的,难道老麦死不瞑目?

她们说的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当年老麦因公殉职,单位上赔了六万块钱,本来是赔不了这么多的,可黄娟不依不饶地采取围追堵截的办法,闹得领导没了脾气,只好在原来的赔偿金上加了些许,这才把事情平息。

我们小孩不懂大人的这一套,认为钱多钱少没有多大关系,反正麦黄以后的生计是不愁的,按照单位的制度,因公殉职的子女可以顶替父母成为单位的职工。

虽然黄娟为家里争取到了这笔数目不小的钱,但母子俩的日子仍然过得紧巴巴的,黄娟是个精打细算的人,就拿买米来说,别人买一块钱一斤的米,她愣能八毛买进。

如果老麦不死,也许这个家庭就是人们口中的幸福之家了。外人们对老麦之死讳莫如深,但黄娟对麦黄的教育却离不开老麦,就拿麦黄摔伤一事来说,黄娟一会儿眼泪一会儿木棍,弄得麦黄时而哭泣时而嚎叫。黄娟边哭边打,边打还边说,你是不是活腻了,怎么这么没记性,你死鬼老爹是怎么死的?你这个天杀的,你也要走你爹的路啊……

麦黄瘸着腿在房间里躲避母亲的棍子,由于腿脚不便,他着实挨了一顿揍。由于黄娟过于动容(边哭边打是需要一把力气的),便停止了对麦黄的迫害,转而开始了追忆往事,于是老麦之死又一次灌进了麦黄的耳朵。

一百多米啊,你爹就从上面掉了下来,要不是下雨,你爹能满脚泥吗?不是满脚泥能从脚手架上掉下来吗……

黄娟说起来没完没了,麦黄耳朵都听起老茧了,他最怕的不是母亲手中的棍子,而是她的唠叨。黄娟唠叨起来是没有时间概念的,如果沒有人打断,她能一直这么说下去,说到海枯石烂,日月无光。

在麦黄进入初中之后,他的习武生涯终于告一个段落了。而那时,黄娟却变得神秘秘,一个星期总有几个晚上不回家,当然这不是麦黄告诉我的,是我无意中听来的。

我无意就此胡说八道,但面对麦黄我不得不说,麦黄在听完这番话后,一声不吭,脸上是恼怒的表情,仿佛第一次觉得母亲给他丢了脸。

传闻是止不住的,关于黄娟的种种行径在单位上已经老少皆知了。从黄娟的表现来看,她十分高明地采取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的态度。大家都奇怪了,黄娟这是怎么了?以前她可不这样,看来的确是做贼心虚啊!

黄娟的行为最后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她又结婚了。丈夫是镇上的一个文化干事,虽说已经年过四十,但人长得白白净净,看上去仍然年轻。好事者们又猜测开了,他们

觉得之所以黄娟会选择一个文文静静的白脸书生是因为她的死鬼丈夫是个大老粗，三句话里必带一句脏话。

一些不怀好意的人故意拿以前的话噎她，黄姐，老麦不再骚扰你了？你能睡好觉了吧？

黄娟对此也不恼，只是略带怨恨地一笑，老麦也该知足了，现在孩子也大了，日子还得过下去。

黄娟的意思大家都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了麦黄。而此时的麦黄仍然是懵懂无知的，对家里突然冒出的一个男人不知所措。黄娟让他叫爸爸，麦黄死活不肯，一声叔叔都叫得极其勉强。

好在这个男子宽宏大量，他对黄娟说，是应该叫叔叔，爸爸只有一个嘛！我不确定这句话是不是说给麦黄听的，但从以后的行动来看，这个男人对麦黄还是不错的。

在麦黄拥有新的家庭后，从破陋的家属院里搬了出去，那个男人在镇上有一套很大的房子，不过在河的另一边。一天下午，一辆东风牌卡车拉着麦黄一家离开了家属院。麦黄走之前把他的私人物品分了一些给我，包括一副围棋、一把仿真手枪、一套绘图版的四大名著。

我知道我和麦黄的见面机会将越来越少，他就要到城里读高中了，而我依然待在这个百无聊赖的小镇，度过一个又一个夏天，直到离开此地。

三

如今，我已经远远离开了小镇，离开了西南的崇山峻岭。身边的朋友换了一茬又一茬，而麦黄的形象却不时浮现，牢牢地占据着记忆的某个部位。童年的伙伴如今也是一条壮硕的汉子了。当然这只是我的想象，麦黄应该还是原来的样子，瘦瘦的身材，一头天生的黄色头发，如果眼睛再变蓝一点，就是一位地道的异国人士了。

当我游走在北京寂寥的街头时，寒冷的风从街的那一头狠狠地刮过来，我的手机在风中响了起来。是母亲来的电话，电话的内容很简洁，母亲说，麦黄死了。

麦黄死了？我不敢置信，前天还出现在梦中的麦黄居然死了。

母亲说，麦黄是从左坝上摔下去的，一百多米高啊，当场就摔得不成人样了。

我在寒风中深深吸了一口气，冷风长驱直入，使我的五脏六腑犹如掉进了一个冰窟。我想起了多年前，麦黄在一个夏日黄昏告诉我他学会轻功时的情景，他神秘地微

笑着,带着初出江湖的表情,那时候我坚定地以为麦黄肯定能成为一代宗师。可他就这么死掉了,在一个风华正茂的年纪。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从麦黄的死中恢复过来,他的身影时刻盘踞在脑海,挥之不去,他死时的样子会不会和他的父亲一模一样呢?

我不知道一百米的高度能让人在空中停留多久,也许就几秒钟的时间吧。我再一次想象麦黄从高空坠落的情景,不应该是手舞足蹈、身体失控的样子,他应该有侠客的风度,潇洒地从高处缓缓降落。

就像儿时的麦黄,站在围堰上展望他那飞檐走壁的未来。

李晁

第九、十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时光就在红绿灯的罅隙中穿梭而过。

没有结局的牧安生

文/陈元军



第一次看到牧安生的时候,我对他并没有多少好感。

当时他抱着十几本书朝我们走过来。他的穿着简单随意,一条半褪色的卡其裤,一件黑色短袖T恤。再加上汗津津的脖子,乱糟糟的头发,以及稀稀拉拉的胡子,让人觉得他是刚从难民营里出来的,邋邋遢遢不可理喻。

那个时候刚刚分班,牧安生从外班来到了我们班。就这样以一副难民的打扮进入了我的视线。

唯一令我意外的是他的眼睛很明亮。仿佛黑色海面上的两盏引航灯。

落日的光芒斜射到教室外面的阳台上,将阳台剪得一半明亮一半低沉。

我们当时正在阳台上说笑,谈到马上就是高二了,难免要歉疚感叹一番。其实这

都是扯淡。我们在别人眼里,就是富家公子哥,就是那种什么事都不用干,还能比那些每天起早贪黑的人过得好的家伙。是的,生活对我们来说完全没有压力,未来的大学只是我们挥霍青春的娱乐场所。

尽管我们的成绩都不错。

但是有什么用呢?大家都知道家里的期望就是将来我们继承家业,并将之发扬光大。所以,现在能玩就尽情地玩。

我们围成一圈嘻嘻哈哈地说笑,周围的男生不时地看我们,对我们投来复杂的眼光。如果人的影响力足够大了,那么他在哪儿都会收到复杂的眼光。

阳光照到我们的裤管上,我们在谈论梦想是什么东西,谈论的结果是,梦想什么都不是。有一个人说,我的梦想就是每天能花一百万,哈哈。

整条走廊都是这种喧哗声。

这时楼梯口出现一个人,怀里抱着十几本书,目光斜向下看着地面,眉头微锁,在喧哗的阳台上安静地行走。

乔阳,你怎么不说话?你也说说你的梦想。

我的目光停留在朝我走来的那个人身上。

哼哼,别跟我说梦想。我不屑地笑。你们看前面那个抱书的人。

大伙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就看到了他。他身上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浸湿了大半,头发乱作一团仿佛好几天没有洗过。但是他看上去很安静,从他身上感觉不到天气的炎热。他略带沉思的表情以及沉稳安静的步伐,显得与周围的一切都格格不入。如同一个隐形人。

一个哥们儿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大模大样地朝他走过去。

当我的哥们儿“不小心”撞到他时,我的哥们儿又毫无预兆地轰然倒地。

我们差点笑翻在地。

对不起,撞到你。他连忙一手抱住书,腾出一只手来伸给我的哥们儿。可是我的哥们儿并不买账,自己从地上爬起来,拍拍自己的名牌裤子,一脸阴沉地对他说,下次小心点。

他怔了一下,对我的哥们儿点点头,然后抱着书从我们身边经过,进教室去了。

他似乎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存在。

妈的,壮得像头牛。哥们儿揉着臀部说。

我看着他在教室里坐下,那个位置正好在絮絮的边上。

他叫什么?我问。

二

高二开始。

刚到新的班级,为了尽快融入新的群体,绝大多数人都会主动找人聊天。下课后,我和我的哥们儿喜欢在教室外面说笑,其他的男生就会凑过来,一起聊些有趣或者无聊的东西。

只有牧安生例外。

乱哄哄的时候我常常会注意到他,他似乎很不爱说话,从不找人搭讪,也从不见别人主动找他。他上课认真听讲,我说的是真的认真,因为他上课从来都是坐得笔挺笔挺的,眼睛亮晶晶地盯着讲台上的老师。下课后没见他到教室外玩过。如果他不在教室,就一定在厕所,或者在教室到厕所的路上。这是没有悬念的。

他看上去很忙,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催促着他,总是行色匆匆,所以他无暇与人交谈。

他就是这样独来独往。一个多月下来,似乎他在班上还没有一个朋友。有时我会想他是不是妖怪,一个多月了居然在班上没有一个朋友。

偶尔和他的眼神撞上,我心里会一震,惊讶于他眼睛的明亮。

还有他的形象,乱糟糟的头发,稀稀拉拉的胡须,半褪色的衣裤,一个多月下来,没有半点改变。

沉默寡言以及毫无生气的打扮。牧安生没有半点值得人关注的地方。所以他很快就淹没在班级的大潮中,很少有人会提起牧安生。

三

我关注安生的理由只有一个,他是絮絮的同桌。

絮絮和一般的女生不一样。她不喜欢听周杰伦,不喜欢看《快乐大本营》,不喜欢读《火星少女》。絮絮喜欢听歌剧,喜欢看《鲁豫有约》,喜欢读普鲁斯特。

我很欣赏絮絮。从高一开始就是这样。她有一头披肩的秀发和清新脱俗的样貌,气质有点像董洁。我还记得高一第一次看到絮絮时,我问她叫什么时,她对我淡淡一

笑,发出柔软的声音,絮絮。

笑容淡雅,如同柳絮飞扬。

絮絮。

絮絮是个安静的女生。不怎么爱说话。有的女生成天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只要有她们在的地方你就能不断地听到她们的声音,但是把她们的话过滤后,你会发现十句话里很难找到一句话是有用的。

但是絮絮不这样。她安静起来会如同无风的月夜。

在众多少男少女眼中,絮絮就像一个异类。

我的哥们儿曾经去找絮絮搭讪,他们的对话基本上会是这样:

你的家离这里远吗?

不远。

你平时都是一个人回家吗?

是的。

那我们放学一起吧?

算了。

为什么啊?

我跟你还不熟。

都是一个班上的,慢慢就熟起来了。

我一个人能回家。

然后,我的哥们儿就回来了,撇撇嘴,摇摇头。

我很少去找絮絮,因为没有理由。从高一到高二,我只和絮絮说过四次话,对话都不长,而且小心翼翼。

所以,至今为止还未曾见过哪个男生和絮絮聊天。

牧安生和絮絮,两个都不爱说话的人坐到了一起。这是班主任排的座位。

一个月下来,我几乎没有看见过牧安生和絮絮说过话。牧安生成天看书,上课下课都是一样。絮絮上课时在教室睡觉,下课后则在教室外的某一个地方。

意料之中。